

第五八八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通鑑部

綱目部

史學部

(卷)

四〇〇—四〇三

四〇四

四〇五—四〇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執歸於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蓋不得已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韻晉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為卿首之曾孫文子驪驟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始為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元孫簡子執執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輿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於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胥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亂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亂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以

豎牛一家之亂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執之服未除即以銅料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為主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為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剪除凡為孝悌忠信為禮義廉恥為剛毅木訥為寬大樂易為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之凡為邪說暴行為貪婪忿類為巧言令色為操切刻薄為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審好惡方為有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邱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邾亦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強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

趙執據晉陽以叛地形險要執以為董卓之郿塢王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滅尸輕稅此田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繩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執殺鳴犢空其國無君子以孤其君豈曰能賢莊子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於史墨墨曰魯君世從其惡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為季氏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不奪不繫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若贅旆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丘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為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則顛覆宜哉忽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乾愚曰戲言出於愚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

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張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而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偏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爲汾水戰國策以爲晉水案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絳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爲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澠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慘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於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惑於心南唐之臣有獻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岷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忤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爲不知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去乎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畜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文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枚用鄭舒以三雋才而亡荀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強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

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恥終爲小人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考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於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仲仲謂讓無所爲而爲善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婉哉

魏文侯

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會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爲師子方言行亦可考乎李充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孟子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考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問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爲審於音而聲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待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据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

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爲擊誦楚共王之爲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優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萬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教之不曰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如相三士豈特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爲好儒不相董仲舒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其賢哉

文侯二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或曰鐘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謂黃鐘在陽西五鐘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然

則諸侯南面不縣鐘而左右之鐘其制一也春秋傳曰歌鐘二肆則十二鐘皆全矣凡樂先奏鐘以均諸樂右五鐘謂林鐘至應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懽下則剛而不亢文侯謂左鐘當下而高所以爲不和也或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警蹕聲之上下警衛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諸侯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有警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呂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警師之所察非人君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鐘知悼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爲聾矣耳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鐘哉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爲臣而其音清也在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爲泰故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三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知是何也曰旁招俊父列於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既而釋然遜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克學詩者也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萬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爲

文侯四

以吳起爲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爲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卽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卽三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卽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詩書禮樂爲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爲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弟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於內吳起樂羊執干戈於外搢紳介冑判爲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爲君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爲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爲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爲白起之

殘暴不義者將而爲章邯之賁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起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會申申即會西也會西不爲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說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爲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爲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者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十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入爲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縣大人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爲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進盡忠言

爲彼之祿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賊者也哉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執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衛執敢齒馬賁弔者矧敢致難於君乎爲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哉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辟側媚罔有呢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爲天下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於小國所有唯祭典號諸侯恥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號山崩周浸微浸滅不可支矣號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屬魏爲河西之地魏將爲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爲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徵諸侯橫大夫僭綱常論數人紀不立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求爲諸侯

或問史記世家田恆會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年未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

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恆而哀公不從弑逆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於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爲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計天下之疆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綱紀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漸則田乞田恆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者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與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

吳起對武侯曰在德不在險或問之曰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修德於己設險於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魏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修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修德而已役焉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氏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於曾子故能爲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榮與公子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修孰大於是罍是爲惠王東敗於齊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其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爲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爲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趙合兵欲共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躡足待也未聞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於宣宗以未定儲副爲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閔歸長宗實之矯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爲相譏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爲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以爲信也

韓滅鄭以下烈王時事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虔分智氏之地獨取成臯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失嚴邑之險其能國乎韓之徙都卽鄭之都也今爲鄭州之新鄭然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

國扼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陽城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臯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既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齊侯朝周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爲秉周禮而朝於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沒廢爲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崢嶸而一綫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爲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恕待人之意

秦敗三晉之師以下顯王時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猷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餓殍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剪刈黎萌若虞人之彌禽雍氏之薶草柏翳之祀其克未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也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毒燎虐箴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盡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爲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奔夾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已日乃乎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義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慧見西方而執入秦爲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義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爲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

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民猶趨於薄執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許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鉏取帶邑父許母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鄉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恥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胄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爲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井牧廢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衡執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執爲法自禍不足論而以執爲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爲秦之士吏明憤而爲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爲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干韓昭侯爲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執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爲慘礅少恩施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爲隋直刻深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爲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執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此國脈之斧斯民命之董喙人心之蠱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爲周召法律爲詩書漢自是衰故爲君必法堯舜爲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

前龍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余懼學者夸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子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曰不爲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充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按本塞源深排而力閉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譽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之良心利者良心之狼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悟而學者存良心而望利欲者亦鮮焉仁義有天府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嚙點以爲灰塵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爲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爲君子喻利爲小人爲善則舜之徒爲利則瞽之徒人之爲人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爲人乎欲爲物乎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穀皆在境內韓

之阨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舉而就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率戎而伐潁潁畏君臣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武胙於是秦嚙然自大駭駭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觀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報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愚狐之遷而二川之齒寒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爲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效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幽之亡以戎報之亡亦有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是時齊彊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淫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一年見於竹書紀年蓋以張彊大之形蓋衰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

爲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緒矣自周轍之東日殷冥漢衆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魯晉命於蒲胥命云者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爲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是爲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與霸圖亡而侯僭世變至是而極中夏胥爲夷矣其後秦韓趙燕宋皆稱王志驕氣盈猶以王爲卑也報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而致東帝之號於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數披籍籍至呂政而未止亂稔惡熟至漢而後定嘗謂春秋書吳楚皆日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可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聽之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離蘇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爲迂然仁義之交爲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

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信誓不金石而固我爲湯武彼爲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與楚至彊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量力董公一言五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於漢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以成高祖之業執謂仁義爲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秦涇水之盟遠矣

楚趙魏韓燕伐秦

以下觀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賢而滅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爲盟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爲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滅矣近而七國遠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秦爲不道獨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冢君脩爾車馬徹爾師徒式遏亂略以世家攷之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政之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負不足書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聞弱之楚懷視齊桓之霸不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蘇秦視管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英雄如連鷄不俱棲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誑於魏衛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通何日斯沮楚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之誘辱身債國自蹈危亡况能主從約哉善用之則師直爲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爲弱雖九國無能爲

燕昭王問郭隗

以下觀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或問之曰燕昭王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共天下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爲之平王忘讎而戊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爲子可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彊齊雪先君之恥而一酒之天衷以位人紀以立豈惟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徵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眞賢爲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爲昭王蓋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天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蔡且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吳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則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故春秋之義至燕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邦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獻公好攻戰堯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爲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懣懣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悍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趙俗既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卑落氏衣之龍服而戎服已變句吳毀車崇卒以敗狄於大鹵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滅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趙文諫趙造又諫破原陽爲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之意不可回蓋自公子成之從君始黃帝堯舜之衣裳變爲具帶師比矣成周之五射五馭變爲鞍馬控弦矣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弭沙丘之禍匈奴在庭戶而胡貉起於閭闔爲趙患者非要荒之狄也夫子緩頰東而急蕭牆孰若修身齊家監於古訓釋外虞而防內患哉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魏冉爲政震秦國

或問秦強大之國權移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故形勢之強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

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修此三者唯蠶食六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覺稔於閭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冉是爲穰侯昭襄母芈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挾威黨之威熏轡一國勢若探湯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殄滅之半如漢之元后冉如漢之鳳葬不唯冉之無君而暴亂不善之報亦彰彰矣它日范雎之說行逐冉於關外復全要領幸也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賞私勞叔孫昭子所以謂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爲亂臣賊子之戒何取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同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爲作也太史公曰伯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商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爲墟兩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尸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槩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

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於先王矣劉歆賣宗國以微利達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恥也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涅微薄俗瀾倒殉利者爲是死義者爲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救爲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氏皆大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昭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母西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雖以爲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項襄王遣昭常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

臣也昭睢之忠與屈原同而項襄之立亦睢之謀也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爲楚將猶能爲國效死至漢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璽誨盜黨賊爲斧斤以斲其國利菑樂亡恬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謀以止公子章田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智曰世衰道微貪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爲奚齊卓子之傅肥義爲子何之傅其君皆託其子而能守信而不淪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嗚乎初公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真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

沙丘之弑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爲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爲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於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彊而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遂國四族足以御齊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何事不立甚矣項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懷王者以爲令尹信譏譴遠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恥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項襄爲人子當寢苦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樂息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修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爲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忘五典不可泯有以國斃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爲國問井地當時以爲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敗爲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斃焉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爲問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薛爲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又以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爲問孟子對以大王居邠世守弗去請擇二者而處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彊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滕最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蔑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爲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廩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效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報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滕滅於報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余懼或者謂爲善之無益而息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適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爲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殺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恥於齊而築宮師驕行惑於怪迂之說入海求仙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

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脅以屠邑式商客問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取齊而獲以歸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劫不代將毅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其子即墨大夫效死弗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縱二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將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奔趙

或曰樂毅之奔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謀況其後嗣也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薄葬倫敦士會晉之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欲撓史駢之謀誦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儔又奚責焉君臣之典叙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橫汗賤反覆楊里疾甘茂向

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矧違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末袁漢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開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太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殆非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強禮義廉恥以為固不以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噫春秋書敗以懲不武書叛以懲不軌甚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眇然一布衣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凡析圭擔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枕戈以殄殲乃隸蠋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尊名節崇禮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於於葵丘而叛者九國管仲悼怠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扭於蒲騷之役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關伯比宋義知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為用有一

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黃金橫帶其外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澹焉若愚所以為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為大勇也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無敵於天下矣於秋乎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必先治心

秦拔郢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都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羣蠻叛楚庸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若我出師必懼而歸遂滅庸晉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君克勤以修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舟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郢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修其政故能復舊都蓋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修之有道也項襄志儼敵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鄧陵君與壽陵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

其政羣臣相妒詔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項襄之怠荒君臣之駢惡於斯可見其失國通寶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郭之此所謂詔諛用事良臣斥疎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項襄之十九年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遂拔鄧藩離已壞堂與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既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投龜塞之外其二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項襄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爲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遺綠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觀之范雎言穰侯無君而逐之未爲過也薦用白起之功未足以贖殺惠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爲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

也子不可以絕母雎豈不愧類考叔茅焦乎昭襄不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儲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卽位以歇爲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昔者楚有鬬子文爲敖子囊子木爲令尹皆一國之望楚以盛強諸侯服焉項襄去郢瀕於危亡考烈之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挾功震主旣得淮北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持其權陰疑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吳陰爲竊國之謀羊變爲黃亂臣賊子所未爲而歇爲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爲其蘭陵令亦不善擇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輪春申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旣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之嗣焉熊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己惜哉

孔子順不入秦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曰秦爲不道義所不入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爲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厲其瀾張儀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爲之民其視

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孟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爲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荀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謂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芽於此時詩書雖未焚而棄禮義捐廉恥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變而爲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聖賢未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藏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勿墜謹進退嚴辭受聖人之澤遠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抑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鄧鄧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獻邑于秦自保其國猶懼弗蕪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約始定曩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關不進今以羔犢之楚欲打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王貜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舉矣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救而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僅無魏公于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說之華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爲趙國之重春申救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強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怨不行杜鄲之劍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

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起商鞅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最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雎以戮之爲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爲之者亦斃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以爲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一卷目錄

通鑑部總論三

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二

范王與諸侯約從攻秦
周君楚滅魯 秦趙脂路 使黔首自實田 井天下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二世更爲法律 益務刻
書百家語 脫諸生 斬 赤帝子 周市迎
陳勝吳廣起兵于 斬 赤帝子 周市迎
魏公子咎立爲王 樊噲 項羽約制鴻溝 叔
孫通起朝儀 陳平六出奇計 陸賈稱說詩
惠帝 置酒沛宮 過魯祠孔子 欲易太子 還
文帝入未央宮 高后欲立諸呂爲王 周勃
千里馬 問一歲決獄錢穀 吳公治平第一
賈山上書 願民出租之半 虎園畜夫口
并 張敖爲丞相 除 周勃下廷尉 除盜鑄錢
令 賈誼上疏 除 擊 何奴 逐出塞 鄧
通 還 龍對策 高第 新垣平 申屠嘉責鄧

經籍典第四百一卷

通鑑部總論三

宋王應麟通鑑答問二

報王與諸侯約從攻秦

或問周將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
謂周去秦爲從基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
去秦爲從則報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報王之計謂坐以待
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

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主作者當有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
晉二伯以尊王爲名六國之疆畏大義而不敢犯秦
爲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爲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報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
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爲天也

范雎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
也以龍利居成功伊尹恥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
臣進退之濃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房
元齡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也賈生
曰夸者死權竊威福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爲
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爲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
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
事棄富貴如脫屣澤也激辭諂諂相印而得之然
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
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蠟
負而躡螭升而枯彼部家覆餗者曾一蟲之無知張
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秦莊襄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楚滅魯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
存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
章誅之盡入其國蓋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也楚考烈之八年黃歇爲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取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
已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封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
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歇始率戎蠻以揃刈之東周亡
而相斃之秦爲呂魯亡而祝融之楚爲黃二盜臣亦
殄厥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爲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秦趙賄賂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又秦既敗
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用李斯謀陰遣
辨士賈金玉遊說諸侯離其君臣之計又秦多與
趙嬖臣郭開金使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
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賂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
君之不明歟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厲
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亂
也寵賂章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修兵甲之不
多而在上無禮下無學不肩好貨無總于貨寶書之
所戒也賈侯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取郤鼎歸
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
之所貶也陵夷至於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開之間田忌則以金馮且之間昌佗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溫圍又以金利欲橫流趨者瀾倒此秦之計謀所以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彊志守度而便嬖不能惑其臣公爾忘私洒濯其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斯尉繚之策將焉用之噫郭開后勝之徒爲身而不爲國也國爲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稀將皆用此術人心不正見利忘義國亦曰始哉故國之修短在風俗國之存亡在禮義廉恥

始皇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後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譏廢趙有李牧嘗破秦軍於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楚有項燕世爲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猶足以係民心齊有卽墨大夫請因三晉鄆郢之臣收晉楚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燕無人焉韓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荆軻之淺謀欲以一匕首斃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張子房猶爲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韓廣臧荼爲王皆非燕之裔胄蓋秦以太子丹之故盡殲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末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噫千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孰爲至當日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變賈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牛羊用人比屋思亂大澤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鞠爲盜藪守令之權奪於密網泗州之壯南陽之騎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稽之通莫保要頸如木無根風搖斯拔重以墮名城決隄防易之設險守國禮之域郭溝池以爲固秦無一焉一旦魚爛瓦解宇內橫潰關門無結草之限藩垣無折柳之禦豪俊糜沸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昔者殷革夏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秦爲公天下是譽桀跖爲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

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爲隱蔽其然乎曰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于秦而已諸侯自春秋時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實衆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爲田洫而四族皆喪田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誘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內政陸阜陵墾井田疇均楚爲掩書土田以山林數澤京陵淳鹵疆濶偃潁原防隄卑衍沃爲九等亦頗改周典之舊矣逮至戰國兵農浸分魏李悝盡地力惟富彊是務三晉地狹民貧草不盡墾孟子言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爲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六雄爭強國皆異政用兵塗炭而田無常主避地流離而戶無土著是以爲自實之令以扼其欺非但秦民兼井之弊也周制步百爲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蓋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故以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收大半之賦田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其斂黎元蒿焉忘樂生之心適戍之徒鉏耰白梃望屋而食守令不能禁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域民十夫有溝不檢數字關二八家同井不按比而均閭里有版經牧有數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程子曰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聚斂之臣猶有宇文融之括羨田呂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襲暴秦也

燒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孟子也此李斯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

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李斯問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秦法爲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爲戾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真以詩書禮樂爲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徇其禮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相始皇於是諱儒之名棄其所學逢君之惡以濟其欲所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殷周封建而斯以爲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盪滅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逃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

矣浮丘伯所傳是爲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爲毛詩張蒼所傳是爲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爲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拒豈以竊屨爲議哉

阮諸生

或曰秦既燒詩書箝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阮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藥二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爲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儒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罪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諛滿耳虛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蘇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阮儒始矣博士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爲儒者影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遜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董公召平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居鄴高陽智謀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詔諛媼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禮申伏之口制寶之心秦之法令不能禁也諱謗詆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壘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督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詆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世更爲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

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自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櫛撫秦法而已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猜禍吏有擣虐吏有敢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吏焉吏以治得民果如是乎鼂錯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怨蓋不仁之禍自疎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夷之事見當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秦以不仁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之以道德不特法以爲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苛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律爲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斬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蒙更生涉爲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爲過或曰匹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狙獺石氏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